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



房
锐
著

本书是对五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孙光宪及其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专题研究。作者细致考证了《北梦琐言》的重要文献来源，详细介绍了《北梦琐言》对后世史学、文学及近现代学者的影响，校正了今本《北梦琐言》、《旧五代史》及《册府元龟》等书的若干讹误，辑出了十五条前人未发现的佚文，并对该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进行了补正。其研究成果不仅对孙光宪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房锐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5219-3

I. 孙… II. 房… III. ①孙光宪(约 895~968)
- 人物研究②笔记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五代(907~960) IV. ①K825.6②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535 号

书 名 孙光宪与《北梦琐言》研究

著 者 房 锐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责任编辑 李肇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14½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219-3/K·2322

定 价 28.00 元



房锐，汉族，河南沈丘人。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原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出站。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巴蜀文化研究。主编有《晚唐五代巴蜀文学论稿》、《唐五代文化论稿》，发表论文约60篇。

第三十三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 2003 年度重点研究课题

序 言

孙光宪(896—968),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曾仕前蜀为陵州判官,颇有政声。后唐明宗天成初年(约926),避地江陵,因梁震所荐,南平武信王高季兴用其为书记。孙光宪事南平四世五主,累官荆南节度支使、检校秘书少监。宋太祖赵匡胤遣大将慕容延攻南平,孙光宪力促高继冲献地降宋,宋太祖嘉其有功,授黄州刺史。太祖乾德六年卒。著有《北梦琐言》、《荆台集》、《橘斋集》等。《宋史》卷四八三、《十国春秋》卷一〇二《荆南三》有传。

孙光宪是唐末五代重要文学家,《花间集》录其词六十一首,《尊前集》录其词二十三首,共计八十四首。虽然孙光宪与温庭筠等人同被称为“花间词人”,但其词风却卓然别于他家,气骨遒劲,情感深长,意境开阔。如其《浣溪沙》:“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他的词作,少有欧阳炯所批评的花间词作“秀而不实”的通病(《花间集序》),在阔大的意境中荡漾着深深的忧愁,寄寓着离乱文人的忧国情感,从而使得他在文学创作上,延续着儒家“文以载道”、“诗以兴教”的传统观念。

较之于文学创作,孙光宪在保存和传播文献典籍方面的成就更大。孙光宪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唐五代典籍十分重视。《宋史·孙光宪传》云:“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讎校,老而不废。”从《北梦琐言》卷五《叙巢居子》、卷七《玄德感》等条记载中,我们可看出孙光宪访求典籍的执着精神及其良苦用心。正是由于孙光宪之类“有心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不少古代典籍在动荡之世得以保存下来,为宋代文化的振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我们了解、研究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争离乱、士人的生存状态等,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研究孙光宪,不能回避的是其笔记小说《北梦琐言》。《北梦琐言》二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皆著

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而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故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多采其文。”《北梦琐言》所记主要为唐五代著名人物轶事，尤以诗人之坎坷遭际为多。其所记如孟浩然、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人之生活境遇、精神压抑，为后人研究唐五代诗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所记一些女诗人如乐安孙氏、鱼玄机、萧惟香等的遭遇和心境，对于研究古代女作家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其所记录、反映的唐末离乱事例，为研究那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历史，保留了难得的历史参照资料，陈寅恪先生就曾取其所写李氏女事官军之隐情，来考证正史所难以反映的官军扰民、掳民史实。勋初师曾言：“现存记载唐末琐事的笔记，篇幅大，内容丰富，而著述态度又称谨严者，首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周勋初文集》第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3页）正道出了《北梦琐言》的文献价值所在。

孙光宪研究之卓有成就者，中年学者当属陈尚君先生，而青年学者则有房锐博士。2002年10月，房锐从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处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山东大学来从我做博士后流动研究，延续其博士论文，商定研究题目为“孙光宪研究”。历时近三年，房锐博士作为山东大学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位出站人员，于2005年4月21日作出站报告。其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

与会专家首先赞赏的是房锐博士那从文献出发进行学术研究的扎实学风。其出站报告在广泛占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孙光宪及其《北梦琐言》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多有创获。如，在孙光宪著述考方面，考出《蜀武成永昌历》等非孙光宪所作，纠正了现有的错误说法；并首次将《纪遇录》、《五湖日擎歌》、《纂唐赋》等考定为孙光宪所作；又在陈尚君诸先生说基础上，力辩今本《通历》后五卷非孙光宪原本，但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该书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校勘价值。又如，在考订孙光宪传世之作《北梦琐言》的文献来源方面，参证诸家书目及其他文献著录，根据《北梦琐言》与《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之间的大量材料比勘等，考出已佚“五代实录”是《北梦琐言》的重要史料来源，并考出众多晚唐史籍以及唐五代笔记亦是该书的重要材料来源。复如，在校勘方面，以《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诗话总龟》等相关材料，与今本《北梦琐言》对校，不但校出《北梦琐言》不少讹误，同时亦校出《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诗话总龟》诸书若干讹误之处。另外，还在前人辑佚基础上，从诸多文献中新辑得《北梦琐言》佚文十五条，并对佚文的价值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总之,从房锐博士的出站报告中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扎实的文献学、史学功底,注重对文史资料的发掘,注重文史结合的学术方法,富有创新精神。这是一篇优秀的出站报告,它不但对于孙光宪研究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对于唐五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房锐博士的出站报告之所以受到专家的好评,还与当前学术研究风气的转变有关。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史研究界在重新审视过去曾盛行的“机械反映论”、“阶级分析法”等旧有研究方法的优劣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文史研究方法,“旧三论”、“新三论”等西方研究方法被大量介绍进来。但是,东方、西方各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体系,照搬进来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问题。结果往往是像谭戒甫先生批评某些人硬搬西方逻辑体系研究《墨辩》时所说的那样,“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墨辩发微序》)。所以近十几年来,古代文史研究界又重新从我国古代、近代文史研究方法中,寻求一些仍具生命力的研究方法。从文献的考证和解读入手去实实在在地解决某些学术问题,逐渐成为大家喜用的学术研究方法。房锐博士出站报告所运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这种学术研究风气是契合的。

这种从文献出发扎扎实实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态度,使得房锐博士的学术研究水平迅速提高。2004年秋天我去四川参加学术会议,遇到房锐博士的师长和旧友,他们多赞扬房锐学术研究水平提高之快。如四川师大学报主编李大明教授曾说:“房锐跟您两年,学术论文写作上了一个大台阶!”这里边有客气,但更重要的是赞扬,是肯定。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是每个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首先应序注意的。

在研究生的学习培养中,我一再强调能力的提高,强调古代文史研究生注意“语言表述能力、古籍阅读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论文写作能力、专著架构能力、把握研究方向能力”这六大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现今我也经常以房锐做例子,告诫她的师弟师妹们心无旁骛、扎实读书,以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学术水平,以无愧父母的期望,无愧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无愧当今这宽松、优裕的科研环境。

愿房锐在学术研究中更上层楼!

郑杰文

2006年5月

前 言

—

唐末五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自黄巢起义开始,唐王朝便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五代之际,天下剖裂”^①,干戈纷攘,南北对峙,短短数十年间,中原一带几易其姓,南方割据诸国亦兴替无常。自后周世宗开始,南北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孙光宪正生活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孙光宪富有进取精神,善于审时度势,作风务实。他曾在前蜀政权任职。前蜀灭亡后,他加盟荆南高氏幕府,受到重用。在宋军压境的情况下,他敦促高氏纳土归附宋朝。后又为宋朝效力。他的仕宦经历正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仕宦经历的一个缩影。

在文学创作上,孙光宪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观,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风雅精神,主张有为而作^②。他在《北梦琐言》卷六《以歌词自误蜀相韦庄晋相和凝附》^③条中写道:“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从文中的叙述及议论中,我们可看出孙光宪对“艳词”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孙光宪本人亦创作过大量的“艳词”。这些“艳

① 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参见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五《陈陶癖书》、卷七《高蟾以诗策名胡曾罗隐附》等条,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③ “误”,原作“娱”。黄永年先生在《韦庄在广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迹》中指出:“今通行雅雨堂本《北梦琐言》作‘自娱’,与所说李远、韦庄、和凝皆见累于诗歌不合,原本必是‘自误’,以形似滋误。”(《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93页)此说颇有道理,今据以改正。

词”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部分词作还被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收录。孙光宪对这些“少年时”创作的“艳词”是否感到后悔,现已不得而知。但他的这番议论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五代十国时期,一些文人(包括孙光宪在内)一方面坚持教化说,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缘情特点,显得“言行不一”。这一现象当有着深刻的根源,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在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古代典籍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孙光宪《北梦琐言序》云:“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①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二《艺文一》亦云:“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孙光宪具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对古代典籍,尤其是唐五代典籍十分重视,从《北梦琐言》卷五《叙巢居子》、卷七《玄德感》等条笔记的记载中,我们可看出孙光宪访求典籍的执着精神及其良苦用心。《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云:“光宪博通经史,尤勤学,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正是由于孙光宪这样的“有心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不少古代典籍在动荡之世得以幸存下来。可以说,孙光宪等人不仅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为宋代文化的全面振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应该指出,孙光宪既是一名以作曲子辞著称的花间侠客、风流浪子,又是一名顺应时势、青史留名的政治家、藏书家、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有着较高的造诣。在他的身上,多种角色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研究孙光宪,无疑有助于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士人们的生存状态、人生遭际、心路历程以及人生追求,有助于了解士人们与割据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割据政权所发挥的作用等。

杨荫深先生在《五代文学》中指出:

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晋、汉、周),那是没有什么文学可以说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而且在文学史上还可称为一个灿烂的时期。

这灿烂便是词,是一种新体的诗,可以歌唱的,或称为“长短句”者是。词原起于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后至于宋始更发挥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说是词的草创时代,若经过这一个时代,词的发展是不会有这样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学史上,便永远成为

① 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一个可纪念的时代。……

五代除了词足以灿烂于一时外,诗坛亦颇呈活跃的气象,当时写旧体诗的人依然很多,惟诗格不高,已不能与词争雄强了。^①

实际上,五代十国时期,除诗词创作十分活跃外,小说创作亦较为兴盛。徐铉《御制杂说序》称:“今之为学,所宗者小说,所尚者刀笔。”^②这一说法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五代十国时期文坛的风尚与特点^③。

孙光宪是这一时期最富盛誉的小说家之一,其笔记小说《北梦琐言》多被后人所称引。周勋初先生在《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中认为:“现存记载唐末琐事的笔记,篇幅大,内容丰富,而著述态度又称谨严者,首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④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孙光宪出于强烈的保存历史的意识,以及“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⑤的目的,对晚唐以来的史料极为重视,并在《北梦琐言》中保存了大量可贵的文献。在“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⑥之时,由于孙光宪的努力,《北梦琐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一时期的面貌。尽管书中记载的史实不够系统全面,有的地方还存在着讹误,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等方面,此书仍具有独特的价值。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⑦《北梦琐言》网罗广泛,不仅保留了一些并见于正史的史料,亦保留了一些为正史所摈弃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晚唐五代的历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保存了不少前蜀时期的遗闻琐事,其中一些史料是独一

① 柳存仁等著《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302页。

② 徐铉《骑省集》卷一八《御制杂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据贺中复先生统计,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中,产生的小说集见诸著录的便不下七八十种。参见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

④ 《周勋初文集》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⑤ 孙光宪《北梦琐言序》,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第15页。

⑥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五三《乞官刘恕一子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2页。

无二的,弥足珍贵。研究《北梦琐言》,有助于把握晚唐五代时期历史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总体风貌,从而做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二

孙光宪生活于唐末、五代十国及北宋初年。唐朝灭亡时,孙光宪年仅十余岁,归附宋朝仅五年,他即与世长辞。由于孙光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五代十国度过的,因此,笔者把他列为五代人。

据笔者查核,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以孙光宪为题的专著问世。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虽陆续发表了一些以孙光宪为题的单篇论文,但这些论文的题目多集中在孙光宪词作方面,对孙光宪的生平事迹以及《北梦琐言》则相对涉猎较少。鉴于此,笔者试图先从孙光宪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孙光宪的生平事迹、交游、著述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对其词作则不作专题研究。在对《北梦琐言》进行研究时,亦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这些工作具体包括:对《北梦琐言》的文献来源进行清理,对《北梦琐言》的影响及其文献校勘价值进行探讨,对书中的讹误加以订补,对不见于今本《北梦琐言》的佚文进行辑佚等。笔者希望通过这些尝试,为从事唐五代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方便。

《北梦琐言》原本三十卷,今本二十卷,已非原貌。幸运的是,部分《北梦琐言》佚文仍间接保存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而《太平广记》因保存《北梦琐言》佚文数量最多而为后世一些学者所称道。《太平广记》编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至太平兴国三年(978),以笔记小说、野史、杂传等作为主要采集对象,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史料。永瑯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云:

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其书虽多谈神怪,而采摭繁富,名物典故,错出其间,词章家恒所采用,考证家亦多所取资。又唐以前书,世所不传者,断简残编,尚间存其什一,尤足贵也。^①

卢见曾《北梦琐言序》称:“宋太平兴国中,李昉等奉敕撰《广记》

^① 据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统计,《太平广记》实际引书总数为四百七十五种。

五百卷,采《琐言》尤多。”^①邓嗣禹《太平广记引得序》称:“其未全采者,又多溢出今世传本之外,如《北梦琐言》,多为今传本所无者。”^②笔者据《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统计,《太平广记》采自《北梦琐言》的条目达二百四十余条^③。但实际上,《太平广记》从《北梦琐言》征引的条目当不止此数(说详后)。

由于《北梦琐言》问世不久,《太平广记》即结集成书,加之编纂者李昉等人比较忠于原书,对字句的改动不多,因此,《太平广记》的引文比较完整,可信度亦较高。清末缪荃孙《云自在龕丛书》刻本从《太平广记》辑出不见于今本《北梦琐言》的条目,编为《逸文》四卷,附于《北梦琐言》正文之后。而这四卷逸文又先后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断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林艾园校点本、中华书局2002年贾二强点校本《北梦琐言》所收录。对于这些佚文,本书一般均直接征引,不再标明出处。

① 孙光宪《北梦琐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② 《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第64页。

③ 《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第39—40页。

目 录

序 言	郑杰文 1
前 言	1
第一章 孙光宪生平事迹考	1
第一节 孙光宪杂考	1
第二节 孙光宪生平履历考	7
第二章 孙光宪交游考	27
第一节 蜀中交游	27
第二节 荆南交游	31
第三章 孙光宪著述考	48
第一节 史 类	48
第二节 子 类	70
第三节 集 类	82
第四节 几部有争议的作品	87
第四章 《北梦琐言》的文献来源	92
第一节 唐五代史籍	93
第二节 唐五代小说	114
第三节 亲身经历及闻见	134
第五章 《北梦琐言》对后世的影响	144
第一节 《北梦琐言》对后世史籍的影响	144
第二节 《北梦琐言》对后世其他典籍的影响	151
第三节 近现代学者与《北梦琐言》	158
第六章 《北梦琐言》的文献校勘价值	165
第一节 《北梦琐言》对史籍的校勘价值	165
第二节 《北梦琐言》对其他典籍的校勘价值	167
第七章 《北梦琐言》辑佚考	175

第一节	前人辑佚情况述评	175
第二节	新辑佚文	178
第三节	《北梦琐言》佚文的价值	183
第四节	相关说明	198
附 录	《北梦琐言》订误	203
	参考文献	209
后 记		218

第一章 孙光宪生平事迹考

今本《北梦琐言》以及保存在其他典籍中的《北梦琐言》佚文透露了部分孙光宪社会活动的经历,为我们研究其生平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较为原始的材料。《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周羽翀《三楚新录》卷三粗略地介绍了孙光宪的生平事迹。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孙光宪的言行亦有所涉猎。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一〇二《孙光宪传》采自众书,内容比较丰富。这些材料大致勾勒出了孙光宪一生的轮廓,为研究其生平事迹最基本的材料。本章便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汇集史传、地方志、类书、诗文集等相关文献,对孙光宪的生平事迹作一番较为详细的考辨。

第一节 孙光宪杂考

一、字号考

孙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等说法相同。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八〇《经籍考·集上》称孙光宪“自号宝光子”,误。沈雄《词评》上卷《孙光宪〈橘斋词〉》称:“《花间集》曰:孙字葆光。”^①亦误。

在今本《北梦琐言》中,孙光宪自称“葆光子”达二十六次之多。“葆光”二字出自《庄子·齐物论》,文云:“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成玄英疏云:“葆,蔽也。至忘而照,即

^① 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0页。

照而忘,故能韬蔽其光,其光弥朗。”^①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卷九《王给事刚夔》条中指出:“当衰乱之时,须适时之宜。”他以“葆光子”为号,流露出欲在乱世中顺乎时势、隐藏才智、含而不露之意向。蜀人向以“君子精敏,小人鬼黠”^②著称。事实证明,孙光宪堪称五代十国时期一位头脑清醒、通达时变、顺应时势的智者。

二、生年考

关于孙光宪的生年,史传失载,今人说法不一。如林艾园先生称他“生年已不可考”^③,庄学君先生称他“生年约在公元895年”^④,陈尚君先生称他“约生于唐乾宁(894—897)间”^⑤,刘尊明先生称他“生年大约也应在公元896年或稍后一两年之间”^⑥,贺中复先生则“暂定其生年为898年”^⑦。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考查的基础上,参考庄学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孙光宪的生年作一考辨。

《北梦琐言逸文》卷一《强绅望气》条、《三楚新录》卷三对确定孙光宪的生年很有帮助。《强绅望气》条云: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丘墟矣。”尔后大鹵与王凤翔不羈,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跻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隐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

①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8页。

② 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

③ 《北梦琐言·前言》,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第1页。

④ 《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67页。

⑤ 《“花间”词人事辑》,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⑥ 《“花间”大家孙光宪考论》,刘尊明《唐五代词史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⑦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下册,第746页。

指，开树皮，发蜡緘，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姬止之，谓孙少年也，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

此条辑自《太平广记》卷八〇，题为《强绅》。“秦”，即秦州，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凤”，即凤州，在今陕西省凤县。“岐山”，当为岐山县，今属陕西省凤翔县。为确定孙光宪的生年，必须解决“王氏初并秦、凤”、“蜀兵初攻岐山”的年代。

“王氏”为割据西蜀的前蜀皇帝王建，“秦王”为割据陇右凤翔的军阀李茂贞。双方辖境毗邻，时战时和。从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开始，前蜀政权曾多次对岐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秦、凤”、“攻岐山”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战役。

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第三》记载，永平五年十一月，“遣王宗俦等攻岐，取其秦、凤、阶、成四州，至大散关。梁叛将刘知俊在岐，于是特以其族来”。永平五年，为前蜀王建年号，即后梁均王贞明元年(915)。《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后梁纪四》“均王贞明元年”云：

(十一月)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绾(胡三省注：“宗绾”当作“宗绾”)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攻霍彦威于邠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帅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

此年，蜀军与岐兵交锋，蜀军大获全胜，吞并岐之秦、凤、成等数州。

凤州本为李茂贞的辖地，此时为前蜀占据，故孙光宪得以在此地与强绅相遇。从“王氏初并秦、凤，张黄于通衢”的描述来看，此地似刚被前蜀吞并不久。

庄学君先生在《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中指出：

这年蜀岐交兵以蜀并岐之秦、凤、阶、成四州地告终。

《北梦琐言》逸文卷一记光宪谒强绅时，“王氏初并秦凤，张黄